

鏢道淫梟

作者 黃鷹

247.5
1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镖道淫泉/黄鹰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1.4.

ISBN7-80595-513-1/I·219

I. 镖…… II. 黄…… III. 长篇小说, 武侠小说——当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第 59595 号

责任编辑:奇 美

封面设计:魏 峰

2001 年武侠新作系列⑬

镖道淫泉

作者 黄 鹰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新华书店总经销

呼市新华厂印刷 印数 3000 册

开本 850×1168 大 32 开 14 印张 字数 36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595-513-1/I·219

定价:25.00 元(全一册)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出版说明

近年以来,盗版行为屡禁不止。盗版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扼杀了原创。当市场上堆满了翻版书,改写书、拼装书的时候,原创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死了”。

“武侠新作”系列就是为了拯救原创武侠小说而专版的一个全新系列。这个系列选用的全是港台武侠小说家新创作的武侠小说,在香港台湾也尚未出版过。为了防止盗版,这批书稿采用大陆先出版、港台后出版的方式陆续推出。

“武侠新作”系列采用了多个港台武侠小说名家的原创新作,流派不同,包括奇幻武侠、玄异科幻武侠、惊艳猎情武侠、神魔武侠及传统武侠。充分体现 2001 年海外原创新武侠的新风格新思路新潮流。

本系列装帧精美,做工精细,真正称得上是武侠精品系列,提请读者睁大眼睛,勿要错买了盗印本系列的盗版书。

目 录

- 第一章 文武神童入武林 (1)
- 第二章 当头棒喝 (39)
- 第三章 狗屁结拜 (60)
- 第四章 武林禁地碧箫宫 (96)
- 第五章 二小子白得神功夫 (121)
- 第六章 打败天下第一剑道人 (134)
- 第七章 东海白玉魔 (182)
- 第八章 大镖局计划 (205)
- 第九章 失去神功成废人 (231)
- 第十章 神童被劫 (260)
- 第十一章 逃出海底洞穴 (298)

2 目 录

第十二章	文武神童再练神功	(326)
第十三章	中计被囚	(349)
第十四章	弃家救子	(384)
第十五章	八夫人轻胜洛霸主	(420)

第一章 文武神童入武林

大家都知道丁十二少爷是个很风流的男人，大家也都知道被

丁十二少爷丁小飞看上眼居然没有到手的女人实在没有几个。

丁小飞自然是一个年轻很有钱，当然也很英俊的男人。

据说丁小飞最迷人的是他的那双眼睛，他的眼睛可以“杀人”。

他“杀”的人当然是女人。

大家都认为丁小飞是京城最风流的少年，可丁小飞却认为他比自己的父亲差得远了。

丁小飞的父亲就是丁渔。

丁渔有八个妻子，十二个儿子，丁小飞是他最小的儿子。

能娶到八个老婆当然是很了不起的，能养活她们也更不简单。

丁渔却曾经说过：“就算我有八十个老婆，我也能让她们过得比皇妃还要舒服。”

丁渔说的是实话，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男人，他经营着一家京城最庞大的镖局。

在全国各地，有十二家镖局都是姓丁的。

只要是丁家的镖旗一插，走遍全国也不会有问题。

近年来，敢劫丁家镖的强盗是越来越少了。

自从一年前大盗云飞天被丁渔从泰山之巅打下去以后，丁家镖局的名声就更加响亮了。丁渔人正壮年，家道鼎盛，人丁兴旺，这时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

要说他唯一有点头疼的，便是自己这最小的儿子——丁小飞。

丁小飞一点也不像他的十一位哥哥。

他的十一位哥哥都早已在江湖上成名，并且都是各地丁家鏢局的鏢主。

最后一个鏢局本来是准备留给丁小飞的，可是丁小飞不愿意去，打死他也不去。

无论丁渔用了什么方法，丁小飞却像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于是丁小飞留在了京城，而第十二家鏢局则由丁渔派他的一个得力手下去支撑。

丁渔当然很生气，因为自从他成名以后，从来就没有任何人拒绝过他的命令，丁小飞却是唯一的一个。

可是丁渔拿丁小飞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既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甚至连瞪一瞪眼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丁小飞实在太讨女人的喜欢，尤其是他的八个母亲。

无论谁敢动丁小飞一个指头，这八个女人第一个放不过他。

丁渔虽是个英雄，但更是个情种，他自然不是“怕”她们，只是不愿意惹她们生气而已。

男人总是能找到种种理由的。

不过丁小飞除了这一件事，其他方面都很让丁渔满意。

比如说武功。

丁渔不止一次说过：“如果小飞到江湖上去闯一闯，不出三个月就会成名于天下。”

他也很希望丁小飞能到江湖上去扬名立万，也好让自己的脸上多一份光彩。

可惜丁小飞连鏢主都不愿当，颠沛流离的江湖生涯当然更不是他所喜欢的。

丁小飞只喜欢美女，美酒，华服，轩车……以及诸如此类可以享受的东西。

这使得丁小飞更像一个走马章台的败家子，而不是一个武林大豪的后代。

像这样一个人，在江湖人的眼中，无疑是没有出息的。

丁渔对这个儿子也渐渐失望了，他已经不再指望丁小飞继承自己的事业了。

※ ※ ※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这句诗并不是咏梨花的，而是咏雪的。

一月八日的夜里，下了一夜的雪，到了第二天的清晨，京城所有的“梨花”都开了。

天气也变得寒冷了许多，人们更愿意呆在被窝里而不是出去。

所以街上的行人很少，一个卧在一家门洞里的乞丐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街上只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穿着轻柔的貂裘，披着华丽的披风，手里都捧着暖炉。

他们都已都是中年人，相貌既称不上英俊，但也绝对不算丑。

京城里的有钱人很多，所以他们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乞丐太大的注意。

乞丐唯一奇怪的是，这两个本该呆在被窝里睡觉的有钱人为何这么早就来到街上。

并且他们的样子从容而镇定，也一点不像有急事要办的人。

不过乞丐很快就开始为今天的生计考虑起来，不再去想那两个不会享福的有钱人。

可是那两个人却偏偏走了过来，并且停在了乞丐的面前。

其中一个穿着蓝狐皮大裘的中年人居然恭恭敬敬地问道：“请问，这里是不是丁渔丁总镖头的府宅？”

乞丐从地上爬了起来，咧开嘴笑了一笑，他的牙齿居然很白。

他笑着道：“我只是一个乞丐，除了会向人讨口饭吃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旁边那个身穿黑色貂裘的中年人皱了皱眉头，身穿蓝狐皮的中年人淡淡地笑了一笑，伸手摸出了一枚铜钱掷在乞丐的面前。

乞丐盯着地上的铜钱，忽然又笑了，道：“你们这好像是在打发叫化子？”

黑色貂裘的中年人瞪大眼睛，露出很愤怒的神情，他的左手一下子伸进了怀里。

身穿蓝狐皮的中年有却按住了他的肩头。

身穿黑色貂裘的中年人怒道：“这只是一个乞丐。”

身穿蓝狐皮裘的中年人却道：“可是这是在京城，在没找到正主儿之前，我们何必去惹麻烦？”

身穿黑色貂裘的中年人缓缓地将手从怀里伸出。

乞丐还在笑嘻嘻地看着他们，他虽然穿得又破又烂，脸上也脏得看不出肌肤的颜色，但他无疑很年轻。

他也许并不知道，在身穿黑色貂裘的中年人将手伸进衣中又取出时，他已在生死之际走了一遭。

正因这他不知道，所以他一点也不害怕。

正因为 he 不知道面前的两个人是谁，所以他还能笑得出来。

今日的江湖正是多姿多彩，英杰辈出，黑白两道皆是好生兴旺。

这两个锦衣貂裘的中年人正是今日之江湖上不可一世的人物。

身穿黑色貂裘，面目阴沉的男人，正是“小刀”崔小护。

崔小护的武器是一柄小刀，一尺一寸长的小刀。

崔小护一生最辉煌的战例就是以这样一柄小刀击败了“金枪李”。

金枪李是一个人的代号，一听到这个名字，人们就会想起一柄九尺三寸的金枪。

可是这样的一柄九尺三寸的金枪却败在一柄一尺一寸长的小刀之下。

身穿蓝狐大裘的中年人居然是江湖上九大剑客之一的“金针渡劫”应无玉。

“金针渡劫”只是剑术中很普通的一式，可是见过应无玉使过这一招的人都认为——应无玉的“金针渡劫”式足以比肩昔年的叶孤鸿的“天外飞仙”。

崔小护和应无玉虽然算是白道上的人物，可他们对一切不尊重自己的人还是不会太客气的。

幸亏这个乞丐并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脾气，所以他的心里并没有害怕的意思。应无玉笑了，他从怀中摸出了一碗足足有五两重的银子，弯腰放在台阶上。

台阶上的积雪已有二寸厚，白雪衬着白银，映着此时初升的朝阳，很是夺目。

年青乞丐望着雪地上的银子，脸上绽开了很兴奋的神情，他一把捏紧银子，迅速放在怀里，仿佛生怕应无玉反悔似的，然后他道：“你们刚才是在问我这里是不是丁渔的府宅。”应无玉道：“不错。”

年青乞丐笑道：“这里确实是丁渔的家，你们找对了。”

应无玉笑了笑，道：“谢谢。”说完这句话时，崔小护首先抬腿走上了台阶。

年青乞丐忽然伸开双臂，失声道：“你们不能进去。”

崔小护吃了一惊，应无玉也不由皱了皱眉头，不等他们有第二个反应，年青乞丐就抢着道：“现在天色尚早，丁总镖主一定还没有起床，在这种时候他最不喜欢被人打扰，否则他会很生气，我亲眼见过有一个同样在此时闯进去的人被扔了出来。”

他喘了一口气，接着道：“看在你们让我发了一点小财的份上，我不好意思看到你们被扔到雪地里。”

崔小护很不耐烦地听年青乞丐说完话，一伸手就将年青乞丐的衣领捉住，手一挥，年青乞丐就被扔到了长街上。

长街上的积雪很厚，年青乞丐虽被摔得龇牙咧嘴，显然并没有受伤，他只是愤愤地嘀咕道：“这年头好心人是没法做了。”

崔小护已一步跨上了最后一层台阶，这时他听到一声轻微的“嗤”声。

这种声音显然是一种极细微的暗器的破空之声。

能听到这么细微的声音无需要超人的耳力，能将一枚细小的暗器打出破空的声音来更是一件了不起一事情。

崔小护脸色大变，立在台阶上的身躯忽然急速跃起，像一只黑

色的大鸟飘回到长街上。落地时，他的面孔已涨得通红，他的手也伸进了怀中，面孔转向左方，厉喝道：“是谁？”

那只是一个老人，老人身上的衣服比年青乞丐的衣服更破，更旧，竟是一个年老的乞丐。

老乞丐的手中拄着一柄竹杖，下巴顶在手上，似笑非笑地看着崔小护和应无玉。

应无玉看了看老乞丐，又看了看小乞丐，不等他说话，小乞丐就大声道：“你猜错了，我和这个老乞丐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打向你们的那一针也和刚才我被你们摔的那一跤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急于澄清这个事实，生怕崔小护的应无玉怪到自己头上，他认为，这两个中年人显然要比老乞丐厉害一点。

他的年纪虽然不大，却对人情精通得很。

应无玉想必是被他的一番话逗笑了，他道：“我没有去猜，自然就不会错，我知道你们的确没有关系。

谁都知道‘夺命乞丐’既没有亲人，也没有徒弟，更没有朋友。”

崔小护的眼睛立刻闪出了震惊的光芒，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老人竟是江湖上四大名士之一的“夺命乞丐”龙透。

既是名士，本该是潇洒飘逸，神仙般人，可龙透却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名士。

虽然龙透从头到脚没有一点名士的味道，可他却偏偏真的是个名士。

应无玉已笑道：“久闻龙先生诗书并佳，号称双绝，不想刚才那一手‘夺命神针’更是一绝。”

龙透苍老的面上透出一丝微笑：“神针夺命，方可称为一绝，可惜我刚才并没有夺命。”

他长叹一声，道：“莫非我真的老了？”

他虽自叹自艾，但语气中并无一丝难过的意思。

因为他知道自己虽然老了，但神针飞出，夺人命于百米之外仍是很容易。

崔小护只所以还活着，只因为龙透并不想杀人。

应无玉已笑着道：“龙先生心中并无杀心，绣针当然是不会夺命的，若是先生真夺命，十个崔小护也已死了。”

龙透的目光立刻变得比针尖还要锋锐，他的脸上的笑容却更浓了。

遇到喜欢或一点也不喜欢的人，龙透总会笑得比往常开心。

他不喜欢应无玉，一点也不喜欢，对太笨的人或是太聪明的人，他都不喜欢。

应无玉无疑是个聪明人。

龙透拄着竹杖，一步就跨到了台阶边上，虽然他刚才站着的地方离台阶足有一丈，可这一丈的距离对他来说，仅只一跨而已。

应无玉慢慢地退了一步，崔小护却紧紧地握住了怀中的短刀。

龙透的笑容渐渐消失，他道：“我今天并不想杀人，所以我劝你们最好不要逼我。”

应无玉叹了一口气道：“莫非龙先生与丁渔也有过节吗？”

龙透道：“丐帮至宝绿玉杖本由丁家镖局护送到岳阳总舵，可绿玉杖却在岳阳之郊被劫，所以我不能不来找丁渔。”

应无玉倒吸了一口凉气，道：“绿玉杖武林至宝，竟会失落了，可惜，可惜。”

龙透道：“我想阁下找丁渔所理论之事不应该比绿玉杖重要。”

“不错，不错。”应无玉笑道：“一佰三十万两白银自然是比不上绿玉杖的。”

龙透道：“如此说来，阁下已同意在下先进此门。”

应无玉轻轻一笑，道：“不同意。”

他看上去虽然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可事实上他比任何人都不好说话。

“金针渡劫”应无玉，也一向是个骄傲，自负的人。

龙透在台阶边停下了，他刚才看上去佝偻的身体现在似乎挺直了。他虽然只是简简单单往那一站，却仿佛是有人用大铁锤将他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

应无玉却慢慢取出了他的剑。

他的剑和他的衣着一样,简单,而不失华贵。

剑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装饰,剑式却古朴而典雅。

他也并没有如何做势,但他所站的位置,所随手而成的身体角度,恰好和崔小护形成一种绝妙的攻击方位。

他无疑和崔小护配合多年,举手投足之际,已有不容嵌入的配合。

谁都看得出,他们这合击之式是可猝然伤人的。

虽然龙透同样是个自负而骄傲的人,但他也绝不敢轻视对手。

在这种情形下,大家自然忘记了那个年青乞丐,年青乞丐在他们心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别人忘了他,可年青乞丐自然是不会忘记自己的,他看上去虽然并不算笨,可他做出来的事情却无法让人认为他很聪明。

他居然冲到了三个人的中间,笑嘻嘻地说:“我发现你们三个人都不太聪明。”

他显然是一个很有表现欲,也很喜欢管闲事的人。

这件事明明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却冲了上去,冲进了生死圈子。

也许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刚才那样做很危险,只要三个人任何一个有一点沉不住气,他就已经死了。

龙透、应无玉、崔小护无疑都是很能沉得住气的人。

因为年青乞丐的冲入,而造成了攻击对方的机会,可他们又同样清楚,这种机会对方也同样拥有。

“你认为可以杀对方的机会,往往就是对方杀你的机会。”

这是一句名言,是江湖上一位前辈高手集毕生经验之所得。

江湖上知道这一句话的人并不多,可龙透、崔小护、应无玉恰好听说过。

所以三个都没有动,不但没有动,而且还静静地听年青乞丐把话说完。

年青乞丐摇着头道:“难道不是吗?你们既然都是来找丁渔晦气的,明明可以联合起来。却偏偏自己打了起来。”

他又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一脸的不可思议。

龙透、应无玉、崔小护没有说话，他们好像一下子都变成了哑巴。

年青乞丐居然好像有点生气了，他道：“你们为什么不说话，难道你们都变成了哑巴？”

“他们不是哑巴，他们只不过不愿因为开口而泄了真气，给对方制造机会而已。”

年青乞丐转过身来，就看到了说话的人，看到这个人时，他不由打了一个寒噤。

这并不是因为那个人长得很可怕，而是因为这个人身上穿的衣服实在太少。

在这种冷得要命的天气里，这个人却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纱衣，纱衣很短，只覆盖到膝头，膝下一截如藕似玉的裸脚便暴露在空气里。

这个当然是个女人。

也只有女人才会为了漂亮一点宁愿捱饿受冻。

这个女人很漂亮，年青乞丐相信自己这一生中也不会看到第二个这样漂亮的女人。

他的表情不由变得很古怪，一双眼睛也只盯在那两截玉腿上。

女人格格一笑，道：“你这样看着我，是不是因为我很漂亮。”

年青乞丐拼命地点头，又咽了一口口水，嘻嘻笑道：“难道你真的不冷？”

女人嫣然一笑，她忽然感到这个年青乞丐很有趣。

年青乞丐又问道：“你刚才说的话我一点不懂，你说的真气是什么东西？”

女人笑道：“真气就是真气，还能是什么东西？”

年青乞丐点点头，道：“我虽然不知道真气是什么东西，但你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我还是懂一点的。”

“哦？”女人一挑眉毛，笑吟吟地问道。

年青乞丐道：“你的意思是说这三个人就像两头大水牛打架，

一下把角缠住了，谁要是松口气，谁就打输了。”

女人格格一笑，道：“你的比喻虽然很粗俗，却很正确。”

年青乞丐兴奋起来，道：“这么说我猜对了。”

女人道：“你是猜对了。”

年青乞丐道：“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女人奇道：“什么事情？”

年青乞丐道：“你既然知道真气是什么事情，当然知道怎样把他们分开的，我想求你把他们分开。”

女人很奇怪地问道：“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

年青乞丐叹道：“今天这么冷，他们这样下去，一定会冻坏的，我这个人虽然毛病很多，但心肠却很好。”

女人大笑。

年青乞丐很吃惊地看着她，实在不明白自己的话有什么好笑。

他红着脸道：“莫非我这句话说过错了吗？”

女人好不容易才收住笑容，却很快又叹了一口气，道：“我虽然可以分开他们，可我却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

女人道：“因为我也是来找丁渔麻烦的，有他们三个人在，我恐怕未必会得到什么好处。”

年青乞丐道：“既然你们四个都是找丁渔麻烦的，为何不索性联合起来。”

女人道：“因为我们找丁渔，都是让丁渔赔钱的，丁渔虽然有钱，恐怕还不可能一下子把我们四个人一起打发。”

“我懂了。”年青乞丐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我是越来越笨了，居然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通。”

他又笑了一笑，道：“不过，现在他们三个人动不了，可让你拣了便宜了。”

女人格格一笑，道：“这可是一个大便宜，有些人一辈子也得不到这个机会。”

她大笑道：“能一举杀掉江湖三大高手，实在是千载难逢的事

情。”

年青乞丐吃惊的跳了起来，道：“你要杀了他们，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

女人冷冷一笑，她的面容一下子变得如此时的冰雪，她淡淡道：“我为什么不能杀他们？我杀人还需要理由吗？”

年青乞丐大叫道：“你怎么可以杀人，杀人是要砍头的，你这么年轻漂亮，我可不想让官府捉了你去砍头。”

他忽又笑道：“你一定是在和我开玩笑，像你这样娇滴滴的大美人，恐怕连鸡也杀不死呢？”

就在这时，一直紧闭着的大门忽然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满脸倦容的白袍人。

他看上去疲倦得像三天三夜没有睡好觉，可一双眼睛却清亮如天上的星星。

他穿的只是一件极普通的布袍，神情却像不可一世的贵族世胄。

他的年纪已经不小，可他的气质，神情却仍可以令少女心跳。

他一出门就打了一个哈欠，用右手捶了捶腰。

他的眼睛在外五个人的脸上——扫过，最后停在了女人的脸上。

然后他叹了一口气，道：“原来是‘冰姬夫人’。”

他的笑容绽开来，形成一种最成熟，最华贵的笑，他说：“久闻‘冰姬夫人’冰肌玉骨丽姿无双，今日得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

冰姬夫人微微一笑，嫣然道：“你是谁？”

中年人叹息不已，道：“我就是丁渔，那个倒霉的丁渔。”

※ ※ ※

忽听有人低叹一声，原本僵持不动的龙透、应无玉、崔小护忽地分开。

崔小护一连退了七步，应无玉凝剑当胸也退了一步。

两个人的脸色都变得通红。

龙透却转身，出杖，青竹杖如闪电，如毒蛇，一下点在了丁渔的

咽喉。

他的动作实在太快，丁渔除了吃了一惊之外，再也来不及做其他的动作。

竹杖并没有点下去，龙透当然并不想杀丁渔。

丐帮至宝绿玉杖还得从丁渔身上找回来。

竹杖在丁渔咽喉下一寸处凝住不动，丁渔呆住，几乎所有人都呆住了。

龙透一双如刀的目光盯在丁渔的脸上，丁渔的一张脸一下子变得面无表情，就好像被寒风蓦地冻住了。

龙透忽然冷冷道：“你不是丁渔。”

丁渔眨了眨眼睛，又恢复了刚才的笑容，他道：“我为什么不是丁渔？难道你认识丁渔吗？”

龙透冷冷道：“我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丁渔，却知道能够身为天下最大一家镖局的总镖头绝不可能在一招之内受制于人。”

他现在竹杖凝住不动，只需轻轻一送，便可以洞穿这个自称丁渔的人。

丁渔又笑了一笑，他的笑容充满了极大的自信，他道：“我想纠正你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你其实并没有制住我。”

他忽地吐了一口气，就像叹息那样轻，可是，龙透的青竹杖却忽然开裂了，就像有一把利刃将它劈开一样。

可是，丁渔并没有出刀，他仅是吐了一口气而已。

龙透脸色大变，苍老多皱的脸上竟出现了少女般的嫣红，他慢慢地退了一步，众人都可以听到青石板的台阶在他脚下碎裂的声音。

现在正是清晨，青石碎裂的声音虽然并不算大，但在这寂寂长街却传得很远。

除了丁渔以外，没有人的脸上不露出震惊的神色。

人们震惊的不是龙透震碎青石的功力，可是丁渔那轻吁一口气竟使龙透倒退一步，竟使青石碎裂的可怕内力。

丁渔却好像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微笑着道：“龙先